

專題引文

「『發票呢？』她問我。星期三提早放學，又因我考了班上第一名，陳美玲叫了部計程車，帶我去吃麥當勞。」此句節自《黑麻雀》，如同孩子回憶與母親相處的記憶，但卻不僅於此，作為一個展覽的策展論述，這顯然並非常見的論述形式，在這個短篇小說中，虛構人物陳美玲彷彿曾經存在。

相較於真實故事，為何要以虛擬敘事作為論述主體？當文學進入展覽空間，化為策展脈絡的其中一條論述，會開啟怎樣的觀看經驗？如何透過數位科技或賽博女性主義之理論框架，思考何為母職？圍繞著 2025 年展於有章藝術博物館的「陳美玲」展，專題中的三篇文章將自這些問題開展。

林宜蓁以「視線」作為切入點，探究「陳美玲」展中觀眾、作品、展覽主體之間的觀看關係與流動性，透過作品之間的互文對話，觀看的主被動界線逐漸鬆動，使觀者得以反思「母親」這一角色於過往歷史中的處境與形象建構。同時，本文思考展覽如何以虛構敘事脈絡及實存田野調查相互結合交織，構築出「陳美玲」所具有的集體記憶與其背後所存在的社會氛圍，並指出這樣的象徵性形象並非固定，而是隨觀者的生命經驗而產生差異，於記憶、理性與感性之間流動，生成一種非具體、交錯滲透的抽象感知。最後，以「透明」作為顛覆觀看關係的樞紐，重拾女性於觀看關係中的反動性與回看自身的目光。

謝馥璟在文中討論「陳美玲」展中文學如何跨界轉譯為展覽的空間語言，並將其與舞台劇《小兒子》、短片《海邊的房間》進行比較，探討親情主題在不同媒材中的跨界創作。「陳美玲」展以高博倫的短篇小說《黑麻雀》作為「策展論述」，小說片段穿插於視覺藝術作品之間，共同形塑出虛構人物陳美玲的生命樣貌，勾勒出台灣五〇至六〇年代的女性群像，透過虛構人物召喚被忽視的母職經驗。展覽中，文字不是依附於作品的展區介紹，而與繪畫、錄像、裝置平行交織，展現當代展覽中跨域文本的策展可能。文中反思展覽中的女性形象是否仍被囿於家庭的傳統角色中，探問「陳美玲」所具備的能動性。當虛構與現實交錯，文學於展場發聲，「陳美玲」展使觀眾追憶母親的面容，讓長期無聲的一個世代的女性們將生命宣之於口。

蒙子函試圖聚焦台灣當代女性主義藝術家如何透過數位科技、賽博女性主義（Cyberfeminism）與後人類（Posthuman）之理論框架，重新探索並挑戰傳統的母職角色與性別觀念，從而開啟更寬廣多元的思考途徑。數位科技不僅改變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模式，也促使人重新審視「母親」之意涵，進而激發藝術家們思考生殖技術與性別政治交織的倫理辯證。文中以「陳美玲」一展作為引子，從其所虛構的女性角色出發，探討展中如何呈現母職所承擔的情緒重量與難以言說的結構性困境，進而開啟對母職概念更深層次的探索與辯證。循此

思路，首先探討藝術家鄭淑麗與吳梓寧如何透過透明艙體與數位虛擬身體的想像，檢視未來生殖科技究竟是解放還是再現母職之角色束縛，並重新建構女性主體的自我形象與主體性。此外，藝術家林珮淳與顧廣毅則擴展討論範疇、解構既有性別化的身體，嘗試跨越人與非人之間的界線，建構共生軀體，提出與自然生態相互融合的未來願景。

這三篇文章以不同的角度切入陳美玲展，期許能以文字回應展覽的多重面向，探討此展不論是作品、策展抑或是面向藝術史所實踐及揭示的問題。同時，開啟讀者對於五〇至六〇年代女性的關懷，以及對於「母親」此一角色的反思。